

全国巴人研究学会刊行

● 王欣荣 著

巴人年谱

王欣荣著



巴 人 年 谱

王欣荣 著

全国巴人研究学会刊行

一九九〇年七月

巴 人 年 谱

王欣荣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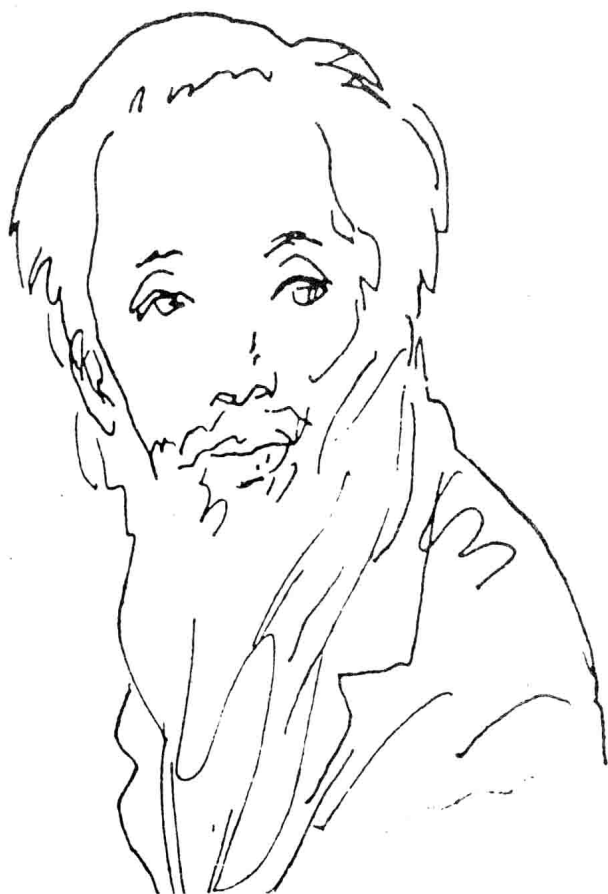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巴人研究学会刊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6.50 字数419千

山东新闻出版局 准印号：1990—2—116

· 内部发行 ·

定价：45元



巴人年譜

沙孟海題



展開巴人

研究

黃源題



以血代墨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
這就是不朽的巴人精神。

己巳年九月

柯靈敬題



路是人走出
来的！

唐弢



一九八九年

慧眼放光芒
標的日美日美日
真出發在

人生歸着在人生

謝安和合之音

欣榮同志評正

己巳夏
時月
廿九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

欣榮日

月一日方已悉。

今日又蒙^{文淵閣}諸條之序文。我特思識

明佳排上之。懷念往昔。任排是不

青翠如。為五言。思一大。出。七。二。文

近平中。守。將受。廣大。在。新。近。蓋

子。下。道。源。為。尊。著。題。字。古。名。外

玉。附。大。中。堂。收。見。告。

文。復。再。以。

之。新。

周而復 一九九一

福建師範大學

傅崇先：

工月13及本月11日兩明信片均已收到，開開卷先而序已写好，深感快慰，我心里一直有这么一种想法，我的跋是写可以免了说，倒不是我一再推辞，为却感意，而是今年以来被鸦片战争专题的征稿所束缚，至今未能脱身，第一稿已寄去，第二稿犹未完成，两个任务交织在一起，真是苦惱之至，你研究任叔的是专著述，望十年年，这种精神足令人敬佩的，成就是巨大的，我自觉乐于支持你，乐观其成，所以愿意为《奇蹟》与海波表达我对任叔的崇敬和对兴著的成就的诚挚感佩，其中包括我的一些看法，这几个月来，虽忙于工稿在战争的专题，但也抽出时间读有关任叔的教材，并亲自及托人搜集核对，酝酿功夫，月前曾写信回你借阅1980年《文史》月刊特刊悼念任叔一文，封面有任叔的苍老照片，此书至今仍未借到，又日本杂志上关于1986年在高阳斯达三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我的报告，我尚未见全文（《柯达夫传记两记》我有，但尚未看阅他的报告全文），又今西报又在新加坡《日报

福建師範大學

供與新合刊——《南十字星》（1972年5-6月）上所
發表談及郁達夫之死之文章，我也通知需要。信上述
材料能弄到手，在此大亦助我之思考^我和此改^位昇日分或。我
十分遺憾脫阻；你，希能和交，想能諒解。為了不再
延誤出書時間，我還是卻此致意了，尊意如何，希
卓奪。若親酷快，與新照攝，順祝

著安！

愛蓮嫂 望 希 兄 均 煩 代 候

孫老

一九九〇年七月廿二日大署

序

徐开垒

刚刚读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《大众情人传——多视角下的巴人》，又看到长达四十万言的《巴人年谱》书稿，禁不住为作者王欣荣同志在写作上“双管齐下”的勤奋精神，感到震惊，并由此感到无限欣慰。

四年前的一个初冬早晨，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个文化学术界友人，在宁波甬港饭店开了几天巴人学术讨论会以后，来到了奉化横山大堰村，瞻仰了巴人的故居，又上山来到巴人墓前。

墓碑是新建的，有胡愈之的题字：“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”。坟墓高高耸起，像个园塔。站在墓前的几十个人，都是巴人著作的读者与研究者，也有巴人生前的老友：黄源、周而复、许杰和柯灵。

“任叔同志，我们来看您了！”黄源把花圈献到墓前，他掩不住的抽泣把在场的所有人，都引进了对巴人的追念里。

巴人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。他是随着新世纪的曙光来到人间的。就在这个古朴的村庄里，他度过童年，求学、教书、写诗写小说、闹革命，然后到广州、上海；抗战时期编报、写杂文，奔赴南洋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出任第一任驻印尼大使，回国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，为‘人性论’遭批判，在‘文革’中受罪遭劫，终至于被押送回乡。因不堪心灵的折磨而致疯，在飘着雪片的冬夜，口呼“打鬼”，倒在村野的桥头上……站在他的墓前，不仅他的老友为此泣不成声；但凡有良知、有感情、有思考能力的人，都难免挥泪如雨的。

我虽只见过巴人一面，却读过他的文章千百篇。“八·一三”全面抗战不久，中国军队因日本侵略军攻势凶猛而从上海西撤，租界土地上因英美法等国保持“中立”，上海人得以在此苟延残喘。这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“孤岛”局面。当时许多机关、学校、报社、书局都内迁，不少文化人也奔赴广州、长沙、重庆、桂林、苏北或延安。上海在一个期间内，沉沉死寂，留在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，精神食粮匮乏，如一群饥民，嗷嗷待哺。当年这种情景，今天站在墓前的何为、丁景唐、蓝瑛、谷斯范、洪荒（杨幼生）、陈丹晨等同志，该都有各自的印象。当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正为这一景象苦闷，却在沙漠似的读书界，发现了一块绿洲，这就是《每日译报》的出现。它的副刊《燭火》，每天有一篇类似“编者的话”的短文，不过三、四百字、但文字警辟，见解独到，读之如酷暑饮冰水，极受群众欢迎。作者署名“行者”。后来报纸从八开改成四开，副刊改称“大家谈”，仍每日有一类似的短文，文章仍保持原来风格，署名却是“八戒”，不久又改称“巴人”。等到《文汇报》创刊，巴人又成为这家报纸副刊《世纪风》的常客。一年以后，他又与柯灵、唐弢、周木斋等几个人合出了一本《边鼓集》，成为《文汇报》社历史上所出的第一本书，也是“孤岛”时期的第一本杂文集。

巴人为人爽直，为文痛快，具有浙东人做事干净利落、说话刮辣干脆的风格，所以他的文章特别为青年人所喜爱。在“孤岛”这个敌我胶着，顽劣伪横行的特殊空间里，人们噤若寒蝉，青年人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不畏强暴，勇于战斗的人来为他们说话。那时我只要发现刊有巴人文章的报刊，就买来读，读了就觉得肠回气转，痛快至极。我常常把他的文章警句记在心里，经久不忘。至今我还记得他为《申报》编副刊《自由谈》，因见解不合被《申报》老板辞退，他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王任叔启事》中的两句话：“求自由而不得，卷铺盖以逍遥。”既表白了自己的心迹，

又揭露了对方的霸道，仍不失为他那“雷雨先生”的性格。

当然，以今日的眼光去看半世纪前的往事，巴人的某些文章，在遣词用句上，未始不可以有所斟酌，这样也许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来充实人民抗敌的力量。但是他为国家民族的存亡，为民主与自由，冒着敌人的枪口勇往直前、义无反顾的精神，确实感召了当时千千万万“孤岛”内外的青年，使他们直面人生，追求光明，勇敢地奔赴抗日救亡的第一线。他为青年所喜爱，成为“大众情人”总是铁的事实，可谓人证、物证俱在，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。

我看到他的一次，是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。地点在平襟亚的万象书屋里。当时柯灵先生尚未接编《万象》，而陈蝶衣先生似尚未与平先生闹僵，还在任内。我那次去，是因了平襟亚之约，为他的书店编写了一本名叫《写作趣味》的书，要把书稿交给他。恰巧巴人在座，大概正是他撤离“孤岛”转战南洋前夕。当平先生为我介绍说“这就是王任叔先生”时，我真是喜出望外，很想有所请教，但我见生人一向口中讷讷，拙于辞令。巴人先生似乎很理解我当时的心情，在一笑之后即与我们道了别，匆匆下楼离万象书屋而去，似乎赶赴另一个约会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看到他。建国以后，我虽多次去北京，在1956年春夏，还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，都无缘拜谒。但是，他在战争年代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在沙漠似的“孤岛”上海，给广大青年带来的恩惠，我是不能忘记的。

站在他的墓前，我沉默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结束他的一生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。我复何言。值得告慰的是，王欣荣同志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筚路蓝缕，在了无倚傍的情况下写出一部《大众情人传》之后，现在完成了四十万言的《巴人年谱》。面对这部厚重的书稿，我确实感到震惊。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体验到，真正要写好一部作家“传”或“谱”，决不能用记者写访问记那样的方式去完成，而是需要博采广纳，积累资料；而资

料的占有又不能仅以与传主有直接关系者为满足，还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，并掌握与之有关的其他人物的资料，以为辅证。没有这样的决心，没有这样的魄力，没有这样甘于寂寞，甘于十年寒窗下苦功的精神，是难于成就一部具有史德、史才、史识的著作的。我认为《巴人年谱》正是这样的学术成果。应该说，它是继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巴金年谱》之后的又一部反映中国作家艰苦卓绝一生的力作。

我与欣荣相交三十多年，深知他为人谦虚，为文谨严。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期间，适值中国“大跃进”，当时社会上学风不正，浮夸风气迷漫，惟独欣荣仍孜孜不倦，勤于钻研；毕业后他又去浙江宁波从事文化工作，得以与巴人故乡勤劳朴实的人民共同生活多年，深入了解甬江两岸的风尚与历史。后调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寓教于学，教人兼教自己，勤奋更使他的心灵充实。近年则返齐鲁故乡，在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专题研究。十年来，广见闻，证讹谬，卓然成家。应该说，他的巴人研究——《大众情人传》、《巴人年谱》的问世，是积三十年的苦功，水到渠成的。

巴人生前曾经说过：“鲁迅先生的最伟大的最值得我们法式与学习的精神，那就是不知道疲劳的至死不懈的工作精神。”巴人正是以这种精神献身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乃至成为狂人之后，仍以这种精神披阅、增删其《印度尼西亚历史》书稿。这种“至死不懈的工作精神”，终究教育了后人，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后来者。几十万字《巴人年谱》的完成，不就是一个实证么！

1990年5月30日在上海

目 次

封扉题签(沙孟海)	卷首
题词(黄源、柯灵、唐弢、许杰)	卷首
墨影(周而复、卢豫冬)	卷首
序(徐开垒)	1
年谱	
1901年	1
1906年	3
1907年	6
1908—1910年	8
1911年	8
1912—1913年	9
1914—1915年	10
1916—1917年	12
1918年	14
1919年	17
1920年	19
1921年	22